板存京都前門内東城根盛宅每部紋銀二兩

紀曉嵐先生筆記五種

嘉慶丙子北平盛氏重鐫

重刻本卷首刻此詩作平生第六卷之末又刻此詩作半生紙又半字佳余去年已買文達全集記無此詩嘗再檢視之同治年重十日在房中晨存柳孫記

平生心力坐銷磨　紙上烟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　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　瑣記蒐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　稗官原不入儒家

觀奕道人自題

歙許時棟號琅氏字曰素所鑒書畫藏杜城圖書堂後小閣中

閱微草堂筆記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爲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爲列朝之史降而爲諸子之書降而爲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爲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

圖書館藏

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禆歟河間先生以學問
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
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
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
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
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
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
貴一時終漸歸湮没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
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衆訛誤實繁且
有妄爲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

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䟦書尾先生頗以
爲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
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
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
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子曰辭達而已矣 然古矣達之不易也 紀文達表子才文筆
縱橫條鬯 爲今所推 降而至于小說 宜無不達 乃其此書
及諧齋諧往往有令人不易解處 下此無論矣 余閱此書每每
評點之 所招其意 實難自省 去年夏月 余以病後不能治

經史之不能讀者每喜夜窗翻雜記余聞為撤西草堂
瑣語隨意命筆時復修改蓋唯恐其解之而他人不易
解耳方余為瑣語時未見此書也今閱之懲勸之意大略
亦似之記一事而自發議論者一人而旁及瑣屑無往不此
者同然似依樣描花實則出門合轍惟者老不多人交游不
廣見聞不逮則大有媿乎之遠耳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買此書明年二月初十夕徐時棟識
余既得此本隨讀錄余所眉評于此本中並今日錄完又
錄其首總評於右是為同治十年正月十一日是日
巳初姬人生一子並記之柳泉記

五十則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計四十七則
卷二
灤陽消夏錄二　計四十八則
卷三
灤陽消夏錄三　計四十七則
卷四
灤陽消夏錄四　計五十四則
卷五

重刻作五十則是也

五十九則

七十一則

卷六
灤陽消夏錄五 計五十五則
卷七
灤陽消夏錄六 計五十一則
卷八
如是我聞一 計六十三則
卷九
如是我聞二 計六十則
卷十
如是我聞三 計七十一則
卷十一
如是我聞四 計六十二則
卷十二
槐西雜志一 計七十六則 [七]
卷十三
槐西雜志二 計六十七則
卷十四
槐西雜志三 計八十一則
卷十五
槐西雜志四 計六十一則

七十七則

姑妄聽之一 計五十八則

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計五十四則

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計五十三則

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計五十一則

卷十九

灤陽續錄一 計二十九則

卷二十

灤陽續錄二 計二十五則

卷二十一

灤陽續錄三 計二十四則

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計二十二則

卷二十三

灤陽續錄五 計二十六則

卷二十四

灤陽續錄六 計十九則 附六則

民國八年六月廿日城西草堂徐氏收存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觀弈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庋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嗔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

寃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爲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暱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眞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驥豈伊本馴良道力消其鷙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爲多畏忌可爲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士玉孝廉有書室爲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簷際朗言曰公爲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眞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卽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

務之良吏而亦不敵蠢
僕婦 媚與士大夫矣 柳
愛堂不記其姓何也 袁子才
全抄此則入續新齊諧亦無
姓 此書他卷中復有愛
堂先生亦無姓 至第六卷中
始云伯高祖愛堂公 諱則
爲紀姓矣 余向謂子才續
記中多與此書同 此必是袁
竊紀語 至是益信 抄襲人
書至于不知姓氏亦濫不考
究 子才真粗心人哉 丁卯四月

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聃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欞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穿漏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疎星幾點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闌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簫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凉州春風豆蔻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沈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亘古秋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視則扃鑰塵封山沈邊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歿者

也陰磧一聯終不知爲誰語即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横無所不爲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凉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遥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褫衣沓嬲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褌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

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遘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搆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犂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爲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日不滿卽一日不得生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輾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語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爲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爲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

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寃獄而慮上官不允
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
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
寃不寃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
斗返報明爲憮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
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
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
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
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

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
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
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
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
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
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
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
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
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
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

曾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媼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媼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卽爲好官植木偶於堂幷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踧踖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奐狂電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爲雷燄燔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挂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床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

閩中無狐吾鄉亦不聞有被狐祟者蓋他邪魅耳　柳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暱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眞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眠花藉柳實愜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爲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爲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來名姬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靑山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攜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鸞一曲伸臂頃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

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爲幻化也吳洒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迹於狎游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于獻嘗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闃寂榛莽翳然張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間安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闡發程朱二氣屈伸之理疏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嘆宋儒見理之真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錚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侮也俯仰之頃欻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語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嗚嗚擊其戶塾師駭問爲

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爲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戸牖無虛夕初尚以爲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嬲竟棄館而去葢震懼之後益以懟恧其氣已餒狐乘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蹋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眾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

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故某憤氣潮涌奮掌欲摑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別換一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是己婦則恚恨如是爾讀聖賢書一恕字尚不能解何以掛名桂籍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格道士手女噭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

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縱之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澤麋林鹿劇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悵悵渡溪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爲陰功人亦多稱爲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沈思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

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艷女登牆下窺叱索無所睹夜半琅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懼干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卒之女謀他日納爲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焉驛使大愧沮未

及天曙促裝去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所居擾攘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眞人眞人以委法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至四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爲難亦祈不竟其事眞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鬬砰訇門窗破墮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罌貯之埋廣渠門外余嘗問眞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於印而符籙則掌於法官眞人如官長法官如吏胥眞人非法官不能爲符籙法官非眞人之印其符籙亦不靈中間有驗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劫盜自然避匿儻或無知猖獗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頴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人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剨然震響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現峯頂有耆儒冠帶下迎士人

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
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
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
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
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爲註疏十三部先
聖嘉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
中爲初本以五色玉爲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
本以白玉爲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
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庋
置斯閣以蒼玉爲函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
瑚爲籤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沈檀爲几錦繡爲茵
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
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組收爲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
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
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
題曰經香蓋一元斡運二氣絪緼陰起午中陽生子半
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
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
百端掊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爲刻工

曾手刊周禮半部故餘香尙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廡款以茗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峯插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尙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槩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旣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敘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

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秖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此種虛

搆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

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歙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況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唾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嵇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心亂心

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然鬼慙而去

董曲江言默菴先生爲總漕時署有土神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神于思老翁不應擁艷婦馬神年少正爲嘉耦逕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菴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謂黌宮不可塑婦人乃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幼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猝

中其隱大駭乃終任不敢居是室　二事相近或曰訓導遷廟猶以禮董瀆神甚矣譴當重余謂董少年放誕耳訓導內挾私心使巳有利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微神發其陰謀人倘以為能正祀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譴當重於董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般運術（宋人書搬運皆作般）憶小時在外祖雪峯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膾一巨椀拋擲空中不見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畫廚夾屜中公等自取耳時以賓從雜遝書室多古器巳嚴扃且夾屜高僅二寸椀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椀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膾藏夾屜中是非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魈盜取人物不為異能劾禁狐怪山魈者亦不為異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異焉

舊僕莊壽言昔事某官見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續至皆契交也其狀若密遞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駕遞出至黃昏乃歸車殆馬煩不勝困憊俄前二官又至燈下

竟似不食烟火人語 柳

或附耳或點首或搖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議何事漏下二鼓我遙聞北窗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疑惑間忽又聞長嘆一聲曰何必如此始賓主皆驚開窗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蹤共疑爲我囈語我時因戒勿竊聽避立南榮外花架下實未嘗睡亦未嘗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烟霞去斜照萬峯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問則笠影出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游戲

抑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霈以臺灣俸滿北上至涿州南下車便旋見破屋牆匡外有磁鋒劃一詩曰騾綱隊隊響銅鈴淸曉衝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緩踏亂山青款曰羅洋山人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屋內應曰其語似是湖廣人入視之惟凝塵敗葉而已自知遇鬼悵然登車恒鬱鬱不適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壻也博雅工詩需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翮稽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自不能解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祠門二字無根　戊辰二月朔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羣婢患其盜肉陰搤殺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恆見此犬來齧睡輒囈語太夫人知之曰羣婢共殺犬何獨銜冤於柳意此必柳意亦盜肉不足服其心也考問果然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吏白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爲害聽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森聳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余步階上仰見樹杪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没呼幕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荅以揖爲鐫一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頗異袁子才嘗載此事於新齊諧所記稍異蓋傳聞之誤也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慍形於色滿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

覘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即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真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

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惟一小屋窗臨馬櫪無肯居者姑解裝焉羣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飢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竟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圉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衆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

此乃露馬脚矣凡告誡他人
則宜有此語若係筆自題
責何不知當須説那[illegible]作甚
不過雖點明正義甚隱
草豆錢一語已自了了也

有而此性多出皆有小擇不驚告主人之理而乃任其男懟之尚不告亞時之不亞問之而後乃告之耶又達必之敘乃亦完密此則疏矣 戊辰二月朔夕

屠割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嗽語遂寂及恆舉以戒圉人

余一侍姬平生未嘗出詈語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詈後了無疾病忽舌爛至喉飲食言語皆不能宛轉數日而死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問小婢云並隨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將駢斬之少年忽不見有老僧衣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刃曰汝尙不悟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覺鬼神忌隱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焉言訖亦隱生默然引歸二婦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鄰里亦曰二婦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豈肯隨一人且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緩步待追者耶其爲神譴信矣然終不能名其惡眞隱惡哉

事皆前定豈不信然戊子春余爲人題蕃騎射獵圖曰白草粘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域又董文恪公嘗爲余作秋林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木參雲彌亙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

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景辛卯還京因自題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雲秀野亭

南皮𤸪醫某藝頗精然好陰用毒藥勒索重貲不饜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祕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孥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安中寬言昔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圮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圮非向內圮也至夜果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是人能知牆之內外圮不知三桂之必敗乎

有僧遊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摶泥爲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

方卸粧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巳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旣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晩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氊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

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僞官事已洩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髫齔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亦未爲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艷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爲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柩在遼東不得返恆戚戚偶言及卽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讐也官以謀殺勘又爲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攜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

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當意又凡可博其歡者冶蕩狎媟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讐蠱惑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讒間其骨肉使門以內如寇讐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柴進等事稱爲英雄慫恿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巵酒酹其父母墓曰父母恆夢中魘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報復曰此女所爲非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哉然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墨筆請判曰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曰爲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今親屬搬柩歸籍合行給照爲此牌仰沿路把守關隘鬼卒卽將該魂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干未便余曰此胥役托詞取錢耳啓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

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䰠䰠有聲說文曰䰠鬼聲余尙以爲胥役所僞越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視寂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寔共聞不得照者寔亦怨公盍試一給之姑間執讒慝之口儻鬼哭如故則公盍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啟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即此一事也

范蘅洲言昔渡錢塘江有一僧附舟徑置坐具倚檣竿不相問訊與之語口漫應目視他處神意殊不屬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時西風過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頭行人怯石尤下聯未屬吟哦數四僧忽閉目微吟曰如何紅袖女尙倚最高樓蘅洲不省所云再與語仍不答比繫纜恰一少女立樓上正著紅袖乃大驚再三致詰曰偶望見耳然烟水淼茫廬舍遮映實無望見理疑其前知欲作禮則已振錫去蘅洲悵然莫測曰此又一駱賓王矣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
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
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媼
婢至神已癡矣後歸戈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鬼毀
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輩事德苟不足以勝之鮮不
取敗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
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
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
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
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駁乎官
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
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辯然所見寔有凶宅京
師斜對給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極
北道西一宅余行弔者七給孤寺宅曹宗丞學閔嘗居
之甫移入二僕一夕並暴亡懼而遷去粉坊琉璃街宅
邵教授大生嘗居之白晝往往見變異毅然不畏竟歿
其中此又何理歟劉文正公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
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論
矣

重刻本每條下俱有之字

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嘗夜宿友人齋中聞壁間小語曰君今夕無留人共寢當出就君班大駭移出友人曰室舊有此怪一婉孌女子不爲害也後友人私語所親曰潘君其終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審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貴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淪落者始一出薦枕耳後潘果坎壈以終越十餘年忽夜聞齋中啜泣聲次日大風折一老杏樹其怪乃絕外祖張雪峰先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識在綺羅人上

陳楓崖光祿言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嘗讀書別業見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茗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女凝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爲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奄然而滅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棺論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乃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菴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王孝廉金英言江寧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艷

女窺窗心知非鬼即狐愛其姣麗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餘莫喻其故一日執而固問之乃取筆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於讒搆使一門骨肉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爲瘖鬼已沈淪二百餘年君能爲書金剛經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則世世銜感矣書生如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作字曰藉金經懺悔已脫離鬼趣然前生罪重僅能帶業往生尙須三世作啞婦方能語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灤陽消夏錄二　　觀弈道人撰

董文恪公爲少司空時云昔在富陽村居有村叟坐鄰家聞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諦觀再四又問八字干支沈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當某年得知縣某年署大縣某年實授某年遷通判某年遷知府某年由知府遷布政某年遷巡撫某年遷總督善自愛他日知吾言不謬也後不再見此叟其言亦不驗然細較生平則所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戸部七品官也所謂調署大縣乃庶吉士也所謂實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

謂知府乃侍讀學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異途耳是其言驗而不驗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從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驗或全不驗或半驗半不驗余嘗以聞見最確者反覆深思八字貴賤貧富特大槩如是其間乘除盈縮畧有異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亦薄又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祇隔一牆兩窗相對兩兒並落蓐啼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杪亦同姪至十六歲而夭奴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秖有此數姪生長富貴消耗先盡奴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尚未盡耶盈虛消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恒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媼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

應償二百鞭耳今妒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媼謾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會經畧莫洛遘王輔臣之變亂黨蜂起李歿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歸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臺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臠爾飼犬豕妻憚死失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其位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鴛湖同舍鴛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

親族不能判鳴之官官怒爲妖妄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涼河間獻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講三百篇擬題音琅琅如鐘鼓又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爲神鬼然私念此獻王祠前决無妖魅前問姓名曰毛萇貫長卿顏芝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貫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難授下愚請顏

此識朱子改本也

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漏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俄聞傳王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聒耳已久可驅之去余謂此與愛堂先生所言學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戲語以詬俗儒也然亦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乎

先妣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一襤褸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爲禮曰此宋曼珠曾孫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十一流離戈馬間賴宋曼珠得存也乃爲委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曰義所當報不必談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貴後

鬼神常示人爲善。某公之不能死。夫豈不是知之。是或早示死期。使某公豫[illegible]息[illegible]者死日早定。不惜殉生報國。則亦乩語玉成之意。而無如某公之卒不悟也。吁。又按此事他書亦記之云是[illegible]帝語亦小異

視其子孫零替漠如陌路後病困方服藥恍惚見其人
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當年乞救書也覆杯於地曰
吾死晚矣是夕卒

宋按察棠泉言某公在明爲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
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恆悒悒居期乃無恙後
入
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
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沈思忽命駕去
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沈椒園先生爲鼇峰書院山長時見示高邑趙忠毅公

舊硯額有東方未明之硯六字背有銘曰殘月熒熒太
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
不成同汝貶蓋劾魏忠賢時用此硯草疏也末有小字
一行題門人王鐸書此行遺未鐫而黑痕深入石骨乾
則不見取水濯之則五字炳然相傳初令鐸書此銘未
及鐫而難作後在戍所乃鐫之語工勿鐫此一行然閱
一百餘年滌之不去其事頗奇或曰忠毅嫉惡嚴漁洋
山人筆記稱鐸人品日下書品亦日下然則忠毅先有
所見矣削其名擯之也滌之不去欲著其嘗爲忠毅所
擯也天地鬼神恆於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

歟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眞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眞兇我魂恒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尚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眞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餻爲活忽高唱賣餻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

武清是順天府縣名南不
解王慶垞之字後見如是
我閩中亦有此種地乃
縣中村落名耳曰垞者
蓋與村堡市集同義我
要猶之稱隱稱墊也

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南皮張副使受長官河南開歸道時夜閱一讞牘沈吟自語曰自剄死者刀痕當入重而出輕今入輕出重何也忽聞背後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顧無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獄之可畏也此幸不誤安保他日之不誤耶遂移疾而歸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諱榮祉官山西陵川令有一舊玉馬質理不甚白潔而血浸斑斑斵紫檀爲座承之恆置几上其前足本爲雙跪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於座外高公大駭闔署傳視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館賓曰凡物歲久則爲妖得人精氣多亦能爲妖此理易明無足怪也衆議碎之猶豫未決次日仍屈還故形高公曰是眞有知矣投熾鑪中似微有呦呦聲後無他異然高氏自此漸式微高宜人云此馬煆三日裂爲二段尚及見其半身又武淸王慶垞曹氏廳柱忽生牡丹二朶一紫一碧瓣中脈絡如金絲花葉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近柱二寸許尚是枯木以上乃漸靑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見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爲妖何瑞之有後曹氏亦式微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帶殉越數年墓前恆見一白虵後墓爲水齧棺壞朽改葬之日他珍物具在視玉帶則亡矣虵身節節有紋尙似帶形豈其悍鷙之魄托玉而化歟

外祖張雪峰先生性高潔書室中几硯精嚴圖史整肅恆鐍其戶必親至乃開院中花木翳如莓苔綠縟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輕蹈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時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樹下納凉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歸屏息從窗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子靚粧如畫椅對面一大方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

狐懼弗敢動竊窺所爲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昏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亦一好女子矣恐爲所見躡足而歸後私語先姚安公姚安公嘗爲諸孫講大學修身章舉是事曰明鏡空空故物無遁影然一爲妖氣所翳尙失眞形況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爲障卽公心亦爲障正人君子爲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其固執決裂有轉致顚倒是非者昔包孝肅之吏陽爲弄權之狀而應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氣之翳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

有賣花老婦言京師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麗婦夜踰短垣與鄰家少年狎懼事泄初詭託姓名歡昵漸洽度不相棄乃自冒爲圃中狐女少年悅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婦家屋上擲瓦罵曰我居圃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石驚動鄰里或有之寔無冶蕩蠱惑事汝奈何汚我事乃泄異哉狐媚恒托於人此婦乃托於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貞於人

有遊士以書畫自給在京師納一妾甚愛之或遇讌會必袖果餌以貽妾亦甚相得無何病革語妾曰吾無家汝無歸吾無親屬汝無依吾以筆墨爲活汝無食琵琶

別抱勢也亦理也吾無遺債累汝汝亦無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已志可勿受錙銖聘金但與約歲時許汝祭我墓則吾無恨矣妾泣受教納之者亦如約又甚愛之然妾恆鬱鬱憶舊恩夜必夢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妮妮囈語夫覺之密延術士鎮以符籙夢語止而病漸作馴至綿惙臨殁以額叩枕曰故人情重寔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諱昨夜又見夢曰久被驅遣今得再來汝病如是何不同歸已諾之矣能邀格外之惠還妾尸於彼墓當生生世世結草銜環不情之請惟君圖之語訖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遺蛻何爲楊越公能

合樂昌之鏡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請此雍正甲寅乙卯間事余是年十一二聞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謂再嫁負故夫也嫁而有貳心負後夫也此婦進退無據焉何子山先生亦曰憶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勵菴先生則曰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

屠者許方嘗担酒二罌夜行倦息大樹下月明如晝遠聞嗚嗚聲一鬼自叢薄中出形狀可怖乃避入樹後持擔以自衛鬼至罌前躍舞大喜遽開飲盡一罌尚欲開其第二罌緘甫半啟已頹然倒矣許恨甚且視之似無

他技突舉擔擊之如中虛空因連與痛擊漸縱弛委地化濃烟一聚恐其變幻更捶百餘其烟平鋪地面漸散漸開痕如淡墨如輕縠漸愈散愈薄以至於無葢已澌滅矣余謂鬼人之餘氣也氣以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見鬼者而不聞見羲軒以上鬼消已盡也酒散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鬱驅寒之藥皆治以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散以滿罌之酒盛陽鼓盪蒸鑠微陰其消盡也固宜是澌滅於醉非澌滅於箠也聞是事時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臥而受捶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爲人所困沈湎者念哉有耽酒

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猶未免乎喜怒哀樂之心今冥然醉臥消歸烏有反其眞矣酒中之趣莫深於是佛氏以涅盤爲極樂營營者惡乎知之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歟

獻縣田家牛產麟駭而擊殺知縣劉徵廉收葬之刊碑曰見麟郊劉固良吏此舉何陋也麟本仁獸寔非牛種犢之麟而角雷雨時蛟龍所感耳

董文恪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異公不信夜篝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啓有似人非人數輩雜遝擁入見公大駭曰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梃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爭踰牆去公恆言及自笑曰不識何以呼我爲鬼故城賈漢恆時從公受經因舉太平廣記載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尸翰方眠側野叉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爲貴人擊之當無害遂起擊之野叉逃散鬼貴音近或鬼呼先生爲貴人先生聽未審也公笑曰其然

鬼本人所畏今人也而鬼畏之則其呼鬼也亦宜

庚午秋買得埤雅一部中摺疊綠牋一片上有詩曰愁烟低冪朱扉雙酸風微戛玉女窗青燐隱隱出古壁土花蝕斷黃金釭草根露下陰蟲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濕螢一點過空塘幽光照見殘紅泣未題靚雲仙子降壇

詩張凝敬錄蓋扶乩者所書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
滄州張鉉耳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
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徧何處吹簫伴月明
自跋云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
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峰初不
相識新自江南來晤於李銳巔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詩
問其年月則在余夢後歲餘開篋出舊稿示之共相駭
異世間眞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從何處推
求耶又海陽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聽事挂
淵明採菊圖是藍田叔畫董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漱六

此事不足異

余審視信然後漱六公車入都乞此畫去云平生所作
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景城西偏有數荒冢將平矣小時過之老僕施祥指曰
是即周某子孫以一善延三世者也蓋前崇禎末河南
山東大旱蝗草根木皮皆盡乃以人爲糧官吏弗能禁
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刲羊豕
周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盡請少
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
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
一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

然心動並出貲贖之一無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擕歸因無子納爲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紅絲自腋下繞肩胛宛然斷臂女也後傳三世乃絶背言周本無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恆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刼盜身受七刃猶詬詈卒不汚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媟之私形於動靜辛形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辭官祿爲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爲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獻縣老儒韓生性剛正動必遵禮一鄉推祭酒一日得

寒疾恍惚間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喚韓念數盡當死拒亦無益乃隨去至一官署神檢籍曰以姓同誤矣杖其鬼二十使送還韓意不平上請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憒憒之鬼致有誤拘儻不檢出不竟枉死耶聰明正直之謂何神笑曰謂汝倔強今果然夫天行不能無歲差況鬼神乎誤而卽覺是謂聰明覺而不回護是謂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無玷姑貸汝後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蘇韓章美云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嘗隨村人罩魚河中得一大魚長幾二尺方手舉以示衆魚忽撥刺掉尾擊中左頰仆水中衆怪其不起試扶之則血縷浮出有破椀在泥中鋒銛如刃刺其太陽穴死矣先是其母夢是奴爲人執縛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尙有餘恨醒而惡之恆戒以毋與人鬬不虞乃爲魚所擊佛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

劉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眞之嫌者女有孕爲母所覺飾言夜恆有巨人來壓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爲妖也授以綵絲於來時陰繫其足女竊付所歡繫關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撻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臥不能起

並僵者暫時僵臥非即死也故得口述所見

皆曰汚巇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移禍于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機械萬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惡其嶮巇非惡其汚巇也

揚州羅兩峯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沈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爲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牆陰午後陰盛則四散遊行可以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爲害又曰鬼所聚集恆在人烟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喜圍繞廚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所畫有鬼趣圖

頗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於身幾十倍尤似幻妄然聞先姚安公言瑤涇陳公嘗夏夜挂窗臥窗廣一丈忽一巨面窺窗闊與窗等不知其身在何處急掣劍刺其左目應手而沒對屋一老僕亦見之云從窗下地中湧出掘地丈餘無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種鬼矣茫茫昧昧吾烏乎質之

奴子劉四壬辰夏乞假歸省自御牛車載其婦距家三四十里夜將半牛忽不行婦車中驚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甕在牛前劉四諦視則一短黑婦人首戴一破雞籠舞且呼曰來來懼而回車則又躍在牛前呼來來如是

四面旋繞遂至雞鳴忽立而笑曰夜凉無事借汝夫婦消閒耳偶相戲我去後愼勿詈我詈則我復來雞籠是前村某家物附汝還之語訖以雞籠擲車上去天曙抵家夫婦並昏昏如醉婦不久病死劉四亦流落無人狀鬼蓋乘其衰氣也

景城有劉武周墓獻縣志亦載按武周山後馬邑人墓不應在是疑爲隋劉炫墓炫景城人一統志載其墓在獻縣東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約畧當是也舊有狐居之時或戲嬲醉人里有陳雙酒徒也聞之憤曰妖獸敢爾詣墓所且數且詈時耘者滿野皆見其父怒坐

墓側雙跳踉叫號競前呵曰爾何醉至此乃詈爾父雙凝視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徑趨歸雙隨而哀乞追及於村外方伏地陳說忽婦媼環繞譁笑曰陳雙何故跪拜其妻雙仰視又果妻也愕而癡立妻亦徑趨歸雙惘惘至家則父與妻寔未嘗出方知皆狐幻化戲之也慚不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余謂雙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戲雙有自取之道焉狐不嬲人何至遭雙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顛倒糾纏皆緣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衆生愼勿造因

方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言嘗牧馬山中一馬忽逸去

躡蹤往覓隔嶺聞嘶聲甚厲尋聲至一幽谷見數物似人似獸周身鱗皴斑駁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純白如嵌二雞卵共按馬生齧其肉牧人多攜銃自防桂故頑劣因升樹放銃物悉入深林去馬已半軀被啖矣後不再見迄不知爲何物也

芮庶子鐵厓宅中一樓有狐居其上恆鐍之或夜於廚下治饌齋中宴客家人習見亦不訝凡盜賊火燭皆能代主人呵護相安已久後鬻宅於李學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啟視則樓上三楹潔無纖塵中央一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齊如几榻餘無所睹時方修築

因併毀其樓使無可據亦無他異迨甫落成突烈焰四起頃刻無寸椽而鄰屋枯草無一莖被爇皆曰狐所爲也劉少宗伯靑垣曰此宅自當是日焚耳如數不當焚狐安敢縱火余謂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則天無雷霆之誅矣王法禁殺人不敢殺者多殺人抵罪者亦時有是固未可知也

王少司寇蘭泉言夢午塘提學江南時署後有高阜恆夜見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歲久能爲魅午塘少年盛氣集鍤畚平之衆猶豫不舉手午塘方怒督忽風飄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涼篷上

物也午塘覺其異乃輟役今尚巋然存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磬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嶽神咈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尚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悸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能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是非婦人也前明天啟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沈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

所汙者乃男子罪終減于汙婦女所汙者乃將死之寺人罪亦殺輕于汙活白男子汙之固有罪而竟沒其活二命之功似乎太重罰矣為某生者能修飾此二人而隱祿親戚之寡婦篋之終身而竟不犯之則其救命之功亦大矣　紀柳

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晳温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迴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侍寵驕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偕老然寔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乾隆巳卯余典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塡草榜時同考官萬泉呂令瀶誤收其卷於衣箱竟覔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塡草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後拆視彌封失卷者范學敷滅燭者李騰蛟也頗疑二生有陰譴然庚辰鄉試二生皆中

式范仍四十八名李於辛丑成進士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可得彼營營者何爲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應有雖不求亦得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雄縣湯孝廉同號舍湯夜半忽見披髮女鬼搴簾手裂其卷如蛺蝶亂飛湯素剛正亦不恐怖坐而問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則寔無害人事汝胡爲來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號耶曰吾四十九號蓋前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數也諦視良久作禮謝罪而去斯須間四十七號喧呼某甲中惡矣此鬼殊憒憒此君可謂无妄之災幸其心無愧怍故倉

數十年來科場訟案叢生[illegible]中無指不勝屈假令從不[illegible][illegible]無中理是又何說以處此耶豈此命中又必倩人代作場中亦中無代無命數顧尔耶真不可解也　柳

此条不足誌信　場中有報復之鬼亦有糾察之神　耳目所接指不勝屈今此鬼憒憒無論矣爲司糾察之鬼神何其乃一任此鬼之憒憒耶　柳

卒聞敢與詰辯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則有理曩在裘文達公家嘗謂余曰冥司重貞婦而亦有差等或以兒女之愛或以田宅之豐有所繫戀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睹饑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計者斯爲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則鬼神爲起敬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竚迓見一老婦儽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則竟從殿脊上過莫知所適冥王憮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籙中

惡躁競而又不重隱逸兩論皆甚通

矣又曰賢臣亦三等畏法度者爲下愛名節者爲次乃心王室但知國計民生不知禍福毀譽者爲上又曰冥司惡躁競謂種種惡業從此而生故多困躓之使得不償失人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然不甚重隱逸謂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人人爲巢許則至今洪水橫流併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陰律如春秋責備賢者而與人爲善君子偏執害事亦錄以爲過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報世人未明此義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

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笞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爲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四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爲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爲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

族叔粲菴言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至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探取塾師曰俟其久而不來再爲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啟囊則羣蜂坌涌螫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匿人財耶提囊徑行

臨出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賢幸見恕觀者粲然或曰幻術也或曰塾師好闢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囊以戲之桑葊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必有蠕動之狀見於囊外爾時殊未睹也云幻術者爲差近

朱青雷言有避讐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淸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慄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顚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余謂此靑雷有激之寓言也

都察院庫中有巨蟒時或夜出余官總憲時凡兩見其蟠迹著塵處約廣二寸餘計其身當橫徑五寸壁無罅門亦無罅窗欞濶不及二寸不識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則能化形狐魅能由窗隙往來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應休咎殊無驗神其說耳

幽明異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瀆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測也戈太僕仙舟言有奴子嘗醉寢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兩股靑痕斑斑太僕目見之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貪富室之賄鬻其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事不

不測二字未安　柳

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棲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囈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鬻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頹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于氏肅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顧以生長肅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爲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强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卽致太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爲孔子曰諾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搆思忽叩門驚醒得子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許姻而附言病頗棘促子速歸肅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束裝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帳相

徧誤偏重刻本反不誤

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歲爲天啟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事定後于翁坐小車偏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岌乎危哉于生瀕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氏於余家爲表戚余兒時尚見此軸貌修偉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如醉臥蠶以上赭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杜林鎭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家損傷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不介意越數日醉臥神座旁得寒疾幾殆

景州戈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滿窗見一女子在几側坐大怖呼家奴女子搖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見耳今偶避不及何驚駭乃爾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禍君奴豈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風之振窗紙穿櫺而逝

潁州吳明經躍鳴言其鄉老儒林生端人也嘗讀書神廟中廟故宏闊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率不相閒問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來敘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談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聖賢

之為善皆無所為而為者也有所為而為其事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已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為善而已其不能為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為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為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為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為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為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

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況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寔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歟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為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為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為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眾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

云禍福通於三鬼神不得已之苦心也蓋甚以三生通計則人不知勸懲矣故畢竟是現世報者多也 柳

意不謂然侚欲更申已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

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遇冥吏者問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窮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爲架不能庋此簿籍矣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尚書遷一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鐫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鐫矣故事同而報或異也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人事息諸葛武侯爲多事唐六臣爲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肆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爲矣先姚安公嘗述之曰此或雷陽所論託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諒亦不過如斯

云多之論乎定于三種之時挂則試語白牽不先知試試驗觀形君辭實有於農門所語知世不可而務之學問之說求學易見此人思試此條語先知則人事息真是破的之論其以試驗者說當務乃試驗者輕只似前息一流人物矣 柳

先姚安公有僕貌謹厚而最有心計一日乘主人急需餙詞邀勒得贏數十金其婦亦悻悻自好若不可犯而陰有外遇久欲與所歡逃苦無資斧旣得此金即盜之

老政閣廖言柳

同逋越十餘日捕獲夫婦之姦乃並敗余兄弟甚快之
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神顛倒
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
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心不可生歡喜心甲與乙為
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
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焉甲
妻渡河覆舟隨急流至乙門前為人所拯乙識而扶歸
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謝焉
其鄰媼陰知之合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子方
佐人誣訟急自往呼之歸汝曹如此媼可也

四川毛公振翧任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薄暮山行
者避雨入一廢祠已先有一人坐簷下諦視乃其亡叔
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
禍汝汝勿怖也我歿之後汝叔母失汝祖母歡恆非理
見箠撻汝叔母雖順受不辭然心懷怨毒於無人處竊
詛詈吾在陰曹為伍伯見土神牒報者數矣憑汝寄語
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墮泥犁也語訖而滅鄉
人歸告其叔母雖堅諱無有然悚然變色如不自容知
鬼語非誣矣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狀似里胥鎖縶一囚坐樹

下因並坐暫息因啜泣不止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從旁勸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傾軋者不啻數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憫焉此人慄然而起二鬼亦一時滅跡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灤陽消夏錄三

觀弈道人撰

俞提督金鼇言嘗夜行闢展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遙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彎弧中其胸踣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異哉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亘數十里俗謂之樹窩時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悖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

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嚙草山林中不歸皁櫪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卽金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嗚或無人處突火出燄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賃居者燄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賤價得之卜日遷居竟寂然無他頗謂其德能勝妖旣而有猾盜登門與詬爭始知宅之變異皆老儒賄盜夜爲之非眞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過變幻耳老儒之變幻如是卽謂之眞魅可矣

已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

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眞僞嘗舉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累卽眞仙眞佛吾寧交臂失之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時見窗扉無風自啓閉耳樓之北曰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凉處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勝於汝輩飲博次日告昀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

丁亥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權住錢香樹先生空宅中云樓上亦有狐居但扃鎖雜物人不輕

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一日姬人啓鎖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塵上滿畫荷花莖葉苕亭具有筆致因以紙筆置几上又粘一詩於壁曰仙人果是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蕖越數日啓視竟不舉筆以告裘文達公公笑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

河間馮樹柟粗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無成就干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因祈夢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

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喜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慫恿使人感爾之贊成遇有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爾之拯救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爲太甚且爾所贊成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之焚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爲此心尚可問乎由是思惟人於爾貌合而情疎外關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爲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終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爲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箠殺一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弊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曹斷斷

曰當日屬上句若屬下句則字誤矣 柳

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誹矣乎

東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詫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鰥矣人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日適相報尚不悟耶既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蹤跡至東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承糾紛間聞里有扶乩者衆曰盍質於仙仙判一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壺盧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

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滿媼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壻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强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絲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尚隨之已發狂譫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癇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

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為狂且戒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噭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堦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堦下鬼從何去欻然

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為也公沉思怳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見人不能為禮然譎詐殊甚陰市松脂煉為末夜以紙捲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鍵戶酣寢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亦云無

睹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爲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讐何必造此語禍我人益信爲佛示現檀施日多然寺日頹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語每言此寺多怪異再一莊嚴聳衆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盜瞰其室師弟並拷死罄其貲去官檢所遺囊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其姦此前明崇禎末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蠱惑爲蠱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適以自戕雖謂之至拙可也

有書生嬖一孌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歿㥜戀萬狀氣

此係即學佛經語於奥
吾不足坡老
此壁不切楔安能出孔中
物哉柳

已絕猶手把書生腕擘之乃開後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去恆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卽之則却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劾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榻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惟此童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尸蟲

蠕動漸至臟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偉無復媚態漸至鬑鬑有鬚漸至脩髯如戟漸至面蒼黧漸至鬢斑白漸至兩鬢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傴僂勞嗽涕洟涎沫穢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脅彼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俱囘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暱愛如浮雲散滅都無餘滓則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

上不言歸 些云往訪無根

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誶或我財不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棄我他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伏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愛根慾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數日或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迹病起往訪則寺中無是二僧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飛錫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媼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麪爲業得餘麪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恆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

殁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計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自言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爲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

日夕上壽如一余字柳

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乎後遷印房主事果卒於官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未嘗離是地事皆前定豈不信夫

烏魯木齊又言有厮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爲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

今字音讀痛 柳

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賷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洩云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尙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鉤新月蘚花侵詠此事也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鎭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為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為賣花）鄰里趑趄囁嚅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覿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

不知何人又多事中一亦記此事作何解説忘之矣余謂此事固非中行而亦非不義於理賢明則其孝可稱於固亦無可譏而乎能以一死謝其夫是亦可謂不失節者身污而心不污當與強暴受污者同論而以聪益目之 柳

歸寒温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爲汝别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刭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絶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絶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絶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絶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

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爲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盧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

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温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宋小岩將殁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友將殁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

余亦親見之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温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爲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獄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幾爲騶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即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爲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

此係憐人能尚節義者之所爲如由郭六之言爲論之竟直視其父母之慘死耳以似乎太忍矣然吾爲是則郭六直將以淫婦科斷之耶渠就爲繼父母度公矣否可迫而死之似于心稍安生平安論方正學之十族何妨究非正人中道也 辛未一月十夕 柳

變童僞爲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爲秦弱蘭之計不虞寃魄之示變也裘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爲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愼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乘

明崇禎末孟村有巨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併其父母縶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紿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鬬馬至尸側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靈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論是事者或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從賊矣成一已之名坐視父母之慘酷女似過忍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許嫁比父母命爲娼亦爲娼乎女似無罪先姚安公曰此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終不敢確信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確信之否似是而非 柳

劉羽冲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寔迂濶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林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衹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

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爲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干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爲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栢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欻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勤公嘗教昀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賢之惡史册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敗陰蓄一騾日行七百里以備逋逃陰蓄一貌類己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斷無倖免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閹宦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尚通日本仇鸞尚交諳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關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

此等皆實記他小說亦記之
然以巨惡陰差為出身並
非妖異之屬何能前知耆
既又何能知雷不擊乎位
而依傍之乎豈生時所精用
害羅隱卅而奸巧機詐態乎
而能前知究不可解也

行遁後世方且傳疑然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舊臣遺老猶有故主之思燕王稱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與遞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焰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忽雷霆擊格旋繞文廟電光激射如掣赤練入殿門復返者十餘度訓導王著起曰是必有異冒雨入視見大蜈蚣伏先師神位上鉗出擲堦前霹靂一聲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書魏忠賢字是說也余則信之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縶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獸蓋僬僥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竫人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

有之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覔其一無不得者蓋如兎絲茯苓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默往探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即劚雪求之亦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歟此花生極寒之地而性極熱蓋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爲補劑多血熱妄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輩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蓍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龍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溫補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衆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

闢展土魯番地其地沙積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

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闊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衆車以巨繩連綴爲一倘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湧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輜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闢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杳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爲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巳正至午

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氣無所不之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猶火氣偶聚於巴蜀遂爲火井水脈偶聚於于闐遂爲河源云

何勵菴先生言相傳明季有書生獨行叢莽間聞書聲琅琅怪曠野那得有是尋之則一老翁坐墟墓間旁有狐十餘各捧書蹲坐老翁見而起迎諸狐皆捧書人立書生念既解讀書必不爲禍因與揖讓席地坐問讀書

生怪其持論乖僻惘惘莫對姑問其壽曰我都不記但記我受經之日世尙未有印板書又問閱歷數朝世事有無同異曰大都不甚相遠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後每聞某甲是聖賢爲小異耳書生莫測一揖而別後於途間遇此翁欲與語掉頭徑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嘗曰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辯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意若合符節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處如步步蹋寔卽小有蹉失終不至折肱傷足與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

何爲老翁曰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爲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則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鍊形爲人既得爲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爲由人而求仙雖吐納導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途紆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書生借視其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何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卽可知其義旨何以註爲書

有扶乩者自江南來其仙自稱臥虎山人不言休咎惟與人唱和詩詞亦能作畫畫不過蘭竹數筆具體而已其詩淸淺而不俗嘗面見下壇一絕云愛殺嫣紅映水開小停白鶴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綠纔藉莓苔穩睡來又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曰淺水潺潺二尺餘輕舟來往興何如回頭岸上春泥滑愁殺疲牛薄笨車小車轆轆駕烏牛載酒聊爲陌上遊莫羨王孫金勒馬雙輪徐轉穩如舟其餘大都類此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追有杜撰應命而已甲與乙共學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乩者手不習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數日再召仍不降後乃降於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爲本二者有慚則不可以爲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言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實掩兄所償爲已有吾雖方外閒身不預人事然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毋相瀆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偏食兒女而獨忘孤姪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于意有歧視後若再爾吾亦不來矣先姚安公曰吾見其詩詞謂是靈鬼觀此議論似竟是仙

廣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凉州鎮時

戎幕之下非道途而何

回形面重刻不誤

月夜獨坐衙齋恍惚夢夫人自樹杪翩然下相勞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當爲君婦緣滿仍歸今過此相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公問我當終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問我壽幾何曰此難言公卒時不在鄉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館驛亦不歿于戰陣時至自知耳問歿後尚相見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見否即不能也公後征叛苗師還卒于戎幕之下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面顧若招即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頳小語曰來往人衆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旣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睒睒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啓突然衝入觸一少女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其股氣結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媼持燈出方知是壻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臥床幾兩月當藻來去時

脅脇雖皆从劦从肉於
常用異解此書每
通用當二字本通後考
柳

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剎亦未見有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遊路遇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徧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旣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嗌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臥病待瞽子以養今併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莩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

齊大獻縣劇盜也嘗與衆行劫一盜見其婦美逼汚之刃脇不從反接其手縛于橙已褫下衣呼兩盜左右挾其足矣齊大方看莊（盜語謂屋上瞭望以防救者爲看莊）聞婦呼號自屋脊躍下挺刃突入曰誰敢如是吾不與俱生洶洶欲鬬目光如餓虎間不容髮之頃竟賴以免後羣盜並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羣盜云官來捕時齊大實伏

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汚穢似棄置多年者

張明經晴嵐言一寺藏經閣上有狐居諸僧多棲止閣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厭其囂雜徑移坐具住閣上諸僧忽聞樑上狐語曰大衆且各歸房我眷屬不少將移住閣下僧問久居閣上何忽又欲據此曰和尚在彼間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問我輩非和尚耶狐不答固問之曰汝輩自以爲和尚我復何言從兄懋園聞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發深省

甲見乙婦而艷之語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爲君了此事乃擇邑子冶蕩者餌以金而屬之曰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官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枷杖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亦決絕聽其嫁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閭家廟祀會力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

吾嘗評別本謂爲丑治州數
語稍不達蓋此事即丙爲
邑子所誘然丙爲如是時邑
子何在何爲不言及之耶柳
誘之然而爲之者甲也雅得
重譴主持無賴先云丑甲亡
已極矣而丙亦報甚慘而甲
得其歲餘即死尤恐他日之
報尚有不止此者

自何來乃盛儀以饗我明日來愼勿令入廟非禮之祀鬼神且不受況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弗信甫至堦昇者顚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女逃去丙亦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人詰得姦狀牒送回籍杖而官賣時丙姦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尙未娶丙婦因嫁焉此故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丐女流落爲娼則實有之

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夕就枕後欲製一詩方沈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尙未睡耶淸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爲恨慮或倉卒別往不罄所懷便爲平生之歉故不辭唐突願隔窗聽揮麈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爲誰曰別館幽深重門夜閉自斷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于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酬對于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

此語亦平允況趙秋谷漁洋弟子而尚不平耶
戊辰二月二夕

寂然穴隙窺之鈌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老樹參雲疑其木魅矣詞畹又云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罍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極爲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

烏魯木齊有道士賣藥于市或曰是有妖術人見其夜宿旅舍中臨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壺盧傾出黑物二九餌有二少女與同寢曉乃不見問之則云無有余憶輟耕錄周月惜事曰此乃所採生魂也是法食馬肉則破適中營有馬死遣吏密囑旅舍主人問適有馬肉可食否道士掉頭曰馬肉豈可食余益疑擬料理之同事陳君題橋曰道士攜少女公未親見不食馬肉公亦未親見周月惜事出陶九成小說未知眞否所云馬肉破法亦未知驗否公信傳聞之詞據無稽之說遽興大獄似

非所宜塞外不當留雜色人飭所司驅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後將軍温公聞之曰欲窮治者太過倘畀刑妄供別情事關重大又無確據作何行止驅出境者太不及倘轉徙別地或釀事端云曾在烏魯木齊久住誰職其咎形迹可疑人關隘例當盤詰搜檢驗有寔證則當付所司驗無寔證則具牒遞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論

莊學士本淳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蕩間聞人語曰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關係勿草草不覺已還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後果督福建學政赴任時舉是事語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說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壓于小衕中適兩牆對圮相拄如人字帳形坐其中一晝夜乃得掘出豈非死生有命乎

何勵菴先生言十三四時隨父罷官還京師人多舟狹遂布席于巨箱上寢夜分覺有一掌捫之其冷如冰魘良久乃醒後夜夜皆然謂是神虚服藥亦無效至登陸乃已後知箱乃其僕物僕母卒于官署厝郊外臨行陰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當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變怪也然則旅魂隨骨返信有之矣

觀下文則待替二字誤矣

厲菴先生又云有友聶姓往西山深處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巳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見破廟在山腹急奔入時巳曛黑聞牆隅人語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問師何在此闇坐曰佛家無誑語身寔縊鬼在此待替聶毛骨悚慄旣而曰與死于虎無寧死于鬼吾與師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異路君不勝陰氣之侵我不勝陽氣之爍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聶遙問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雖橫夭與正命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者閔其事非得

巳亦付轉輪仍核計生平依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綫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則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幽囚沈滯動至百年也問不有誘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縊爲節義死者魂自頂上升其死速爲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遲未絕之頃百脈倒湧肌膚皆寸寸欲裂痛如臠割胸膈腸胃中如烈焰燔燒不可忍受如是十許刻形神乃離思是楚毒見縊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誘乎聶曰師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懺悔耳俄天欲曙問之不言諦視

亦無所見後聶每上墓必攜飲食紙錢祭之輒有旋風繞左右一歲旋風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脫鬼趣矣

王半仙嘗訪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夢至范住家歡娛乃爾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憶寔有是夢問何以知曰人秉陽氣以生陽親上氣恆發越于頂睡則神聚于心靈光與陽氣相映如鏡取影夢生于心其影皆現于陽氣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一一寸小人如畫圖如戲劇如蟲之蠕動卽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態畢露鬼神皆得而見之狐之通靈者亦得見之但不聞其語耳昨偶過君家是以見君之夢又曰心之善惡亦現于陽氣中生一善念則氣中一綫如烈燄生一惡心則氣中一綫如濃烟濃烟羃首倘有一綫之光是畜生道中人併一綫之光而無之是泥犁獄中人矣王問惡人濃烟羃首其夢影何由復見曰人心本善惡念蔽之睡時一念不生則此心還其本體陽氣仍自光明卽其初醒時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漸起則漸昏念全起則全昏矣君不讀書試向秀才問之孟子所謂夜氣卽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鑒察乃及於夢寐之中

雷出於地向於福建白鶴嶺上見之嶺高五十里陰雨時俯視濃雲僅及山半有氣一縷自雲中湧出直激而

背上朱書當是人世犯由
牌異蓋李某所以殛死之
罪狀以示衆者以勸懲
非如乃曹遣雷殛其罪或
有哉無耶有之裡不可
讀是又不可解矣

上氣之纖末忽火光迸散卽砰然有聲與火礮全相似至于擊物之雷則自天而下戊午夏余與從兄懋園坦居讀書崔莊三層樓上開窗四望數里可睹時方雷雨遥見一人自南來去莊約半里許忽跪於地倏雲氣下垂羃之不見俄雷震一聲火光照眼如咫尺雲已斂而上矣少頃喧言高川李善人爲雷所殛隨衆往視偏身焦黑仍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書非篆非籀非草非隷黠畫繳繞不能辨幾字其人持齋禮佛無善迹亦無惡迹不知爲夙業爲隱慝也其姪李士欽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莊實無一事竟冒雨而來及於此難或曰是日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殆鬼神驅以來與衆見之

余官兵部時有一吏嘗爲狐所媚尫瘦骨立乞張眞人符治之忽聞簷際人語曰君爲吏非理取財當嬰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豔色蠱惑攝君精氣欲君以瘵疾善終今被驅遣是君業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積善尚冀萬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後果以盜用印信私收馬稅伏誅堂吏有知其事者後爲余述之云

前母張太夫人有婢曰繡鸞嘗月夜坐堂堦呼之則東

西廊皆有一繡鸞翹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卽謝世殆祿已將盡故魅敢現形歟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憇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飢爾卽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曰滄州曰景和鎮曰衛河曰東岸文達手記此了于地理固自了了而閱者不能考也予嘗閱此條輒上文云薄暮已歸下文何緣言是夕衛河暴漲故批別本謂是夕當是日之誤蓋追記某日中了事今細閱之似衛河之漲即在田某奔歸薄暮之時蓋其家即衛河東岸過河即已到家也薄暮如是則暴漲下當加補兔河干四字庶幾後時令人明白易曉矣柳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臌將殆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隨聲下衆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白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同治八年十月十三夕方某房中蓑蘅校別本眉端評議錄之此本為黃氏合刻初印本勝前藉別本多人而別本中陸續評點之語不能棄之

既已録原此本則別本可焉閱也舊評或記有年
月日亦依樣録出偶有新評加一柳字以別之以
揣出年譜得摘中後用此等閱心思未生結
習真可笑也是夕五年柳泉記

同治八年十月中旬録屋評至十一卷止十年正月後
以道補寫中補寫後十二卷以初十日完十一日是夕
復閱此本亦偶有新評柳泉道人識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